



《反杜林论》中的 哲学问题

罗定虹 丁叶来 编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丛书

《反杜林论》中的 哲学问题

罗定虹 丁叶来 编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丛书
《反杜林论》中的哲学问题
罗定虹 丁叶来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9.25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222,000 册数：8,000
统一书号：2011·128 定价：1.45元

前　　言

1985年8月5日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恩格斯逝世九十周年，我们谨以此书表达衷心的纪念。

恩格斯的一生是奋不顾身地革命和战斗的一生，是永无止境地学习和研究的一生，是始终勤奋地写作和著述的一生。在这个方面，恩格斯与他的亲密战友马克思是完全一样的。恩格斯生前多次表示过，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主要的功劳应当归于马克思，他本人只不过是第二小提琴手。在为《反杜林论》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所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第49页）^①。恩格斯这样讲，并不是出于谦虚，而是他一贯倡导并且身体力行的求实精神的理所当然的表现。尽管如此，恩格斯在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仍然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丰富的宝贵遗产，《反杜林论》就是属于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的。

纪念恩格斯，如同纪念马克思一样，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认真学习他们的著作，切实掌握这一份宝贵的遗产。

《反杜林论》是一部理论著作，我们学习它，应当是努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此就需要系统地学习恩格斯在全书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反杜林论》又

^① 本书引文只注明页码未注明书名的，都是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的页码。

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我们学习它，还需要了解特定的历史环境，了解杜林的一些基本观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以便更好地理解恩格斯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反杜林论》还是一部历史著作，我们学习它，就要注意一百多年以来的各种情况，注意中国的现实情况，理论结合实际地学习，才能有效地掌握恩格斯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

《反杜林论》发表一百多年以来，一方面受到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高度重视，认真地进行学习；另一方面，也遭到了马克思主义敌人的不断地歪曲和攻击。当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研究者热衷制造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神话中，《反杜林论》是他们矛头所向的主要著作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恩格斯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没有不受到他们的反对的。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反杜林论》的理论价值。这种情况也表明，我们今天学习《反杜林论》，在一定意义上应该是一百多年以前那场论战的继续。在这方面，还有许多紧迫的工作需要我们大家去做。

作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论战的产物，《反杜林论》无论在内容安排、形式表达、思维习惯、材料选择，还是在用语、技巧等方面，都不能不带有当时的特点；这自然会给今天的中国读者带来一些困难。对于初学者来说，了解有关篇章的结构，搞懂名词术语，掌握典故，以及解释疑难字句等，当然是必要的。不过我们认为，更加重要的是一定要弄清楚恩格斯的思路，理解恩格斯全部论述的基本精神，掌握恩格斯阐述的基本理论，以便运用《反杜林论》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预期目的。

基于前述认识，我们尝试着撰写了这一本《〈反杜林论〉中的哲学问题》。我们希望对于初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读者，能够起到一些辅导学习的作用；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工作者和

专家来说，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出现更好更多的成果。但是，我们深知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知识面窄、实际经验少、文字能力差，在这本习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许多缺点甚至错误，我们期待着批评和指正。

为了进一步开展各项改革工作，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正规、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让我们共同努力，投身到学习、宣传、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洪流中去，为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胜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	1
第一节 一部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著作	2
第二节 一部论战性很强的著作	7
第三节 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13
第二章 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	24
第一节 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	25
第二节 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35
第三节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45
第三章 观念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	54
第一节 哲学概念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	55
第二节 数学概念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	62
第三节 观念反映客观现实的基础、过程和作用	67
第四章 世界统一于物质	75
第一节 运用唯心主义推论方法解决世界统一性问题的错误	76
第二节 折衷主义地解决世界统一性问题的危害	83
第三节 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	86
第五章 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	97
第一节 时间和空间是无限的	98
第二节 时间和空间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	113
第六章 物质运动的永恒性	121

第一节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	121
第二节	物质运动的多样形式	129
第三节	物质运动的绝对性	136
第七章	真理的辩证性质	141
第一节	真理的绝对性	141
第二节	真理的相对性	148
第八章	道德观念、平等观念的历史性和阶级性	161
第一节	道德观念的历史性和阶级性	161
第二节	平等观念的历史性和阶级性	171
第九章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外部世界的支配	183
第一节	自由的前提、基础和标志	184
第二节	自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197
第十章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上）	205
第一节	政治决定于经济	205
第二节	社会制度产生于经济领域	210
第十一章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下）	219
第一节	军事决定于经济	219
第二节	阶级和统治关系产生于经济领域	225
第三节	政治暴力的不同作用	233
第十二章	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客观性普遍性（上）	240
第一节	对立统一规律的客观性普遍性	241
第二节	质量互变规律的客观性普遍性	249
第十三章	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客观性普遍性（下）	256
第一节	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性	256
第二节	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	263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71
第十四章	结论	280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

一场重大的原则性斗争——国际背景：国际工人运动开始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国内背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上刚刚合并，理论上十分薄弱——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主要危险——恩格斯在马克思支持下投入批判杜林的斗争——杜林的庞杂体系——积极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第一次全面论证——伟大的意义，深远的影响——小结

《反杜林论》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名著。

《反杜林论》是恩格斯批判德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杜林的论战性著作。

《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部系统地论述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作。《反杜林论》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理论观点。“不仅普通工人……而且真正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够从恩格斯的正面阐述中吸取许多东西。”①

《反杜林论》写作于1876年5月底至1878年7月初，先以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42页。

文的形式陆续发表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前进报》上，后于1878年汇集为单行本出版。

第一节 一部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著作

一场重大的原则性斗争

“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激动’的成果。恰恰相反。”（第45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版序言中，开宗明义地点出了他同杜林进行的这场论战，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而是一场原则性的斗争。

对于这场论战，当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的认识很不一致。一些机会主义分子，特别是党内的杜林分子，基于他们敌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蓄意歪曲这场斗争的性质，竟然认为恩格斯之所以批判杜林，不过是为了发泄自己对于杜林攻击马克思的气愤而已。他们无法在批判的科学性上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于是就在所谓论战的语调上大做文章，无理指责恩格斯文章的形式激烈，运用的是非同志式的辩论态度。狂热的杜林分子甚至对恩格斯进行人身攻击。他们就是这样把一场原则性的斗争歪曲为无原则的意气之争。德国党内一些政治嗅觉不灵敏、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的党员和领导人，对于这场严重的斗争也很不理解。他们或者认为恩格斯与杜林的论战是一场纯粹学术性的争论，同党的实际活动无关；或者认为恩格斯批判文章的题材难度大，不通俗，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并非纯粹学术性的争论，更不是无原则的意气之争，恰恰相反，这是一场关系到德国工人运动，特别是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重大斗争。无产阶级政党究

竟应当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还是以杜林的假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显然，直接涉及党的指导思想的斗争不能不是一场重大的原则性斗争。

发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这场严重斗争，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国际背景：国际工人运动开始进入 “和平”发展时期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国际工人运动开始进入第二个发展时期。列宁曾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作出如下的概括：“它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西方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①

这是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年代。尽管发生过空前严重和持久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但是，在欧洲和北美的许多国家，工业农业显著增长，加快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日益起着重要的作用，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也进一步加强。在这种形势下，到处都形成了巨大的产业工人队伍，无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工人运动广泛发展。群众性的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教育组织在西方国家纷纷出现，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大大提高。为了积聚阶级的力量，迎接未来的革命斗争，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相继成立了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和组织。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在同工人运动中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8页。

的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和派别的斗争中，获得了完全的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国际工人运动的真正领袖，马克思主义则成为工人运动，特别是各国工人政党的指导思想。

但是，这种“和平”的发展，不可避免地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腐蚀性的致命伤。资产阶级无法用暴力扑灭工人运动的熊熊烈火，转而不断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侵蚀工人阶级，妄图使工人阶级放弃自己的远大理想，从而把工人运动纳入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和平”轨道。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发展，迫使他的敌人乔装打扮，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进行“修正”、“补充”、“发展”的机会主义勾当，企图使马克思主义带有“和平”的色彩，成为某种无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学说。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吸引了许多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他们参加工人运动，进入社会民主党的行列，壮大了工人运动，然而也带来了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和习惯势力。

“和平”的客观环境和利用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固然使国际工人运动慢慢地、一往直前地向前发展，但是，也有一些人盲目崇拜资产阶级的合法性，热衷于合法斗争，反对革命。机会主义思想日增，改良主义思潮泛滥。不少国家的工人政党出现指导思想的动摇，发生策略方面的偏差，重复早已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过的机会主义错误，暂时回复到过了时的陈旧的方法上去等等的错误，给工人运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国内背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上刚刚 合并，理论上十分薄弱

1871年初，德国自上而下地实现了统一。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是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

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①国家的统一为资本主义工业农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客观前提。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德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无产者的队伍也迅速扩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加强，工人运动获得了新的发展。

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遭到德国军事专制制度的残酷镇压。俾斯麦政府禁止工人集会，取消工人的言论自由，监禁革命者。资本家加紧剥削工人，1873年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工人群众的苦难，实际工资降低，居住条件恶劣，房荒十分严重。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和工人群众的实际利益，迫切要求结束当时分裂为两大派——爱森纳赫派（“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工人运动，建立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德国无产阶级政党，以便团结对敌，进一步组织和推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1875年5月在哥达城举行了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两派的合并大会，正式宣告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由于在统一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工人运动的规模更加扩大，影响更加广泛，有了长足的发展。党员的人数增多了，涌现出一批新的党的活动家，党的影响深入人心。1877年德国党在国会选举中得到大工业地区广大工人的支持，获得近50万张选票，十二位代表当选为国会议员。但是另一方面，两派合并也带来一些消极的后果。作为第一国际成员、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由于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加之急于实现合并，不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劝导，在合并时放弃了原则，拿原则作交易，在妥协、调和的基础上实现了统一。这种机会主义的错误，突出地表现在1875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22页。

年哥达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纲领——“哥达纲领”上。在这个纲领里，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拉萨尔主义起了主导作用。拉萨尔主义在德国党内影响增大，而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降低了。

当时身居异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心自己祖国的工人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给党刊写文章、与党的领导人通信等多种方式，及时了解情况，分析德国形势，告诫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警惕机会主义错误。哥达代表大会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严肃地批判了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但是，德国党的领导人并没有接受这种原则性的批评，党的思想理论状况未能得到好转。相反，由于拉萨尔主义思想的泛滥，其他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活跃起来，严重腐蚀党的机体，削弱党的战斗力，危害党的团结和统一。马克思在1877年谈及这一段情况时曾指出：“……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基础。”^①这些人对各种流行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甚感兴趣，企图用它们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实际活动。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情况下，杜林把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的行家和实际改革家，向马克思主义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妄图取而代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7页。

第二节 一部论战性很强的著作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主要危险

欧根·杜林（1833—1921），德国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杜林出身于一个普鲁士官吏家庭，毕业于柏林大学法律系，后因眼疾退出法律界。1861年在柏林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864—1877年在柏林大学任私人讲师。往后他继续从事理论的写作活动。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杜林发表一些著作，在德国知识界初有名气。此时，杜林经俾斯麦顾问的推荐，为官方报纸《普鲁士国家通报》撰写论文，并向俾斯麦反动政府上过条陈。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杜林突然大叫大嚷，宣称他改信社会主义，把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实际改革家，著书立说，提出一套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革社会的完备的实践计划。

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伯恩斯坦和莫斯特等人对杜林的假社会主义理论十分崇拜，心移神往，赞叹不已。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也对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认识不清。倍倍尔曾发表未署名文章《一个新的“共产党人”》，表示赞同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二版中有关巴黎公社的段落。在这种为杜林的社会主义著作大开绿灯的情况下，就有越来越多的党员和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注意到杜林及其著作。

杜林为了实现其投机于工人运动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把自己装扮得很革命，很科学，并且组织了一个小宗派，不遗余力地扩大自己的影响，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

第一，在政治方面，杜林以激进派的姿态出现，表面上装得很革命，给人以革命者的假象。杜林在大学讲坛上用最激进的言

词攻击德国国家制度为压迫工人的警察国家，宣扬无论怎样强调政治行动的必要性都不会过分的极左主张。他还用十分热情的腔调为第一国际说好话，表示赞赏德国党中央的机关报，赞颂巴黎公社的活动家。杜林就是这样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战士，一个反对专制政府的民主斗士，蒙蔽了那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的人的眼睛。

第二，在理论方面，杜林以专家自居，把自己的理论装扮得很科学，冒充内行，给人以社会主义理论权威的假象。杜林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发表了好几本大部头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杜林吹嘘自己创造了一套新的科学体系，而这一套体系又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的；他吹嘘自己精通各门科学，在各个科学部门炫耀自己；他吹嘘自己的体系由于进行了“穷根究底的研究”，因而是“根本性的科学”，具有“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①，等等，等等。此外，杜林又提出一套以“共同社会”的形式来改革社会的实践计划，并从生产到分配，从国家到家庭，从教育到文化，制定了详细的措施。杜林给自己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对于那些希望更多了解未来理想社会的党员和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是有欺骗性的。

第三，在组织方面，杜林在自己周围搞了一个宗派小集团，千方百计地扩大影响，对党的团结和统一危害极大。杜林从来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但是他深知组织小宗派的作用。杜林使用种种手法，把德国党内一批机会主义分子和跑到工人运动中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吸引在自己的周围。爱·伯恩斯坦、约·莫斯特、弗·弗里茨舍、阿·恩斯等是这个小宗派的重要成员。这批杜林分子，一方面诬蔑《共产党宣言》已经过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又竭力吹捧杜林的假社会主义理论，说什么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好的成果，妄图以此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

^① 本书所引杜林著作原文，均转引自《反杜林论》。

义，使之成为党的指导思想。他们千方百计地传播杜林的假社会主义，扩大它在党内的阵地。伯恩斯坦把杜林的著作送给正在狱中的倍倍尔和莫斯特；鼓动党员和大学生去听杜林在柏林大学的讲课；建议杜林变更讲课时间以便能有更多的党员和工人去听课。莫斯特发表演说，恩斯发行小册子……他们还利用手中所把持的舆论阵地，例如《柏林自由新闻报》，狂热地鼓吹杜林的假社会主义。而当恩格斯开始批判杜林以后，他们或者搞阴谋诡计，企图蒙蔽某些党员、工人，征集签名，反对恩格斯继续批判杜林；或者纠集同伙，鼓动一些认识模糊的人，在1877年5月的党代会上，妄图形成决议，反对在党报上继续刊登恩格斯的批判文章；或者公然赤膊上阵，对恩格斯进行谩骂、诋毁、造谣；等等，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杜林在政治上、理论上给人以假象，有极大的欺骗性，而在组织上又搞小宗派组织，扩大影响。于是，杜林的假社会主义不胫而走，风靡一时，德国党内出现了对杜林的崇拜，出现了极为有害的“杜林瘟疫”^①。这样，党的指导思想模糊了，党的团结遭到破坏，刚刚统一起来的党面临分裂的危险，党的实际工作也受到损失。杜林的假社会主义一时成为年轻的德国无产阶级政党主要的危险。

恩格斯在马克思支持下投入批判杜林的斗争

杜林及其小宗派的活动越来越猖獗、杜林假社会主义理论的危害越来越大的现实，从一个侧面教育了德国党的党员和领导人，他们逐渐认识到批判杜林及其假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李卜克内西从1875年初春开始，多次给恩格斯写信介绍情况，请求恩格斯出面批判杜林，肃清杜林的影响，消灭“杜林瘟

^① 《李卜克内西致恩格斯的信（1876年5月16日）》。